

城乡儿童阅读行为同一性和差异性特征

——基于湖北W市和X县儿童阅读行为及其阅读环境的调查

方 卿 付文绮

摘要:“十五五”规划提出的“书香社会”建设目标,要求厘清当前城乡儿童阅读环境的现状、存在问题与政策措施,尤其要回答日益普及化的数字技术是在抹平还是在扩大城乡之间儿童阅读能力的差异。这一问题涉及数字化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及其政策调整的核心议题。基于对湖北省W市和X县儿童阅读现状的实地调查发现,城乡儿童在阅读媒介和阅读时段上呈现出趋同性;在阅读习惯、阅读空间及阅读自主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城乡在家庭、学校和社会阅读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且家庭背景、学校图书馆使用率和图书馆访问频率对儿童阅读行为均存在显著影响。将这一调查结果放到全国范围进行比较发现,近年来在儿童整体阅读环境提升和城乡差距弥合方面,尽管有所改善但进展有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依然有待提升。“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缩小儿童阅读环境城乡差距,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在资源配置上,要通过建立“实体+数字”双向赋能的资源共享网络,推动标准化建设与优质资源下沉;在能力建设上,要重点提升教师、图书馆员及家长的阅读指导专业素养,提升对数字阅读的认知与教学能力;在活动设计上,要鼓励开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与儿童发展适切性的阅读推广项目,激发儿童内在阅读动机;在协同机制上,应健全“政家校社”多元联动育人体系,形成目标一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阅读教育共同体。

关键词: 书香社会; 儿童阅读行为; 数字阅读; 家庭阅读环境; 学校图书馆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4.004

一、引言

儿童阅读是涉及国民素质、民族发展、国家未来的根本问题,也是构建书香社会最基础的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①;2025年12月16日发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明确了全民阅读工作的相关原则、目标、任务和措施。促进儿童阅读是“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既有研究中,家庭阅读环境始终是儿童阅读研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家庭是儿童最早接触阅读的生活场域,也是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形成的起点。家庭阅读环境既包括家庭藏书量、儿童个人图书拥有量等物质资源,也包括亲子共读、家长阅读示范、阅读态度与家庭文化氛围等互动性因素^②。研究表明,阅读资源较为丰富、亲子阅读实践较为稳定、家长阅读参与程度较高的家庭,更有利于儿童形成积极的阅读态度和持续性的阅读行为^③。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单

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2024MZD023)。

作者简介: 方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 430072; fangwhu@126.com);付文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 fuwenqi@whu.edu.cn)。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年,第94页。

② 白宇婷、马捷、姚金凤:《家庭读写环境对儿童阅读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25年第15期。

③ 汪全莉、陈邦:《英语国家儿童及家庭阅读现状与启示——解读〈儿童及家庭阅读报告〉》,《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3期。

纯的经济资本,家庭内部具体而持续的阅读实践往往更能深刻影响儿童的阅读兴趣与阅读动机^①。这意味着,家庭阅读环境并不是静态的资源背景,而是一种兼具物质性、情感性和实践性的综合支持结构。

学校和社会公共文化环境同样在儿童阅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作为儿童日常生活中最稳定的制度化场域,其图书馆建设、阅读课程安排、班级图书角设置以及阅读活动组织,不仅影响儿童是否能够获得稳定的阅读机会,也影响儿童日常阅读习惯的养成^②。公共图书馆、社区阅读空间和书店等校外阅读支持体系,也在儿童课外阅读中承担着重要功能,尤其对于家庭阅读资源不足的儿童而言,公共文化空间往往具有明显的补充性意义^③。然而研究指出,城市儿童普遍享有比较优越的阅读条件,学校图书馆设施完备、公共图书馆与书店服务可及性强,共同构建了多层次的支持体系^④。而乡村儿童则面临显著劣势,学校图书室与农家书屋的管理服务制度尚不完善^⑤,其阅读环境建设长期滞后。

此外,随着数字技术广泛进入儿童日常生活,儿童阅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纸质阅读、电子阅读与有声阅读并存,已成为当代儿童阅读生态的重要特征^⑥。围绕数字阅读,现有研究一方面强调其积极意义,认为电子阅读和有声阅读具有便携性、即时性和场景灵活性等优势,能够突破传统纸质资源在时间、空间和成本上的限制,增加儿童阅读的机会,尤其在纸质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数字阅读往往被视为改善阅读资源可及性的重要途径^⑦。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数字阅读并不必然带来阅读质量的同步提升。与纸质阅读相比,电子阅读更容易受到屏幕干扰、信息跳转和多任务操作的影响,可能削弱持续性阅读和深度理解^⑧;有声阅读虽然能够利用碎片时间、降低阅读门槛,但其在文本加工、逻辑梳理和自主控制方面与纸质阅读存在明显差异,未必能够替代传统阅读在深度认知发展中的作用^⑨。因此,数字阅读对于儿童阅读发展的影响,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对纸质阅读的替代或补充,而更可能是一种包含促进、竞争与重构在内的复杂过程。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数字化背景下的城乡儿童阅读差异问题,已经呈现出比以往更复杂的面貌。过去,城乡差异更多表现为纸质图书占有量、学校阅读设施和公共文化资源可及性的差别;而在数字化条件下,这种差异进一步延伸到数字资源拥有、媒介使用方式、家长数字管理能力以及数字阅读能否真正转化为高质量阅读等层面。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图将儿童阅读问题置于“多媒介阅读”与“多场域环境”的分析框架之中,在传统纸质阅读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电子阅读和有声阅读维度,并将儿童阅读行为与家庭、学校、公共图书馆三类环境因素统合起来进行考察。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选择湖北省W市和X县的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W市是中部中心城市,

① 王亚宁、马锋:《全民阅读时代城市儿童课外阅读实践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西部某市儿童深度访谈的分析》,《编辑之友》2025年第4期。

② 杨玉麟、王铮、赵冰:《中小学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活动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及未来路向》,《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年第5期。

③ 王蕾、陈云川:《新世纪儿童阅读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9期。

④ 潘燕桃、吴翠红、肖鹏等:《2017年广州市未成年人阅读年度报告》,《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6期。

⑤ 魏玉山:《要把乡村儿童阅读放在全民阅读的重要位置》,《科技与出版》2023年第10期。

⑥ 谭旭东、刘李娥:《数字媒介时代我国儿童阅读的新指向》,《出版广角》2024年第18期。

⑦ 邹群霞:《儿童数字化阅读的应对策略》,《出版广角》2020年第6期。

⑧ 刘芳:《国民数字阅读:现状、问题与提升》,《科技与出版》2022年第4期。

⑨ 吴礼志、洪星:《有声阅读与数字阅读、纸质阅读对照实验研究——阅读效果及认知负荷差异比较》,《图书情报工作》2024年第9期。

经济社会发达,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备,为儿童阅读提供了强大支持,截至2022年年末,全市拥有20余家公共图书馆,其中包括5家独立的少儿图书馆,并建有51座城市自助图书馆和465个图书流通点,构成了覆盖全市的阅读服务网络。同时,遍布全市的大型书城与特色书店,以及120家各类博物馆、科技馆,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城市公共文化生态。此外,W市人均GDP已超过13万元人民币,家庭具有比较强大的购买力。相对而言,处于鄂南的X县是一个山区县,经济社会处于欠发达状态,人均GDP约为4.2万元,只有1家县级图书馆,其馆舍面积、藏书量及数字化服务能力与城市相比存在显著差距,乡镇综合文化站(图书室)和农家书屋的功能有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质量存在明显落差。

本研究共发放儿童卷和家长卷两类问卷。2025年6月到8月,以湖北省W市和湖北省X县6—12岁儿童及其家长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实地发放和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共发放2500份儿童问卷,600份家长问卷,回收2256份儿童问卷,572份家长问卷。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1. 儿童基本情况。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儿童问卷2105份,其中W市儿童969人,占总样本的46.0%;X县儿童1136人,占总样本的54.0%。为确保数据的代表性与可比性,样本涵盖了1—6年级各学段,涉及不同性别与年龄段的儿童群体。在性别结构上,两地样本均呈现出相对均衡的特点。W市样本中,男生511人,占比52.7%;女生458人,占比47.3%。在X县样本中,男生577人,占比50.8%;女生559人,占比49.2%。在年龄分布上,样本儿童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7—12岁之间。在年级分布方面,W市与X县的样本构成均较为均衡,1—6年级各年级比例分布差异较小,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不同学段儿童的阅读状况。

2. 家长基本情况。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家长问卷516份,其中W市家长234人,占总样本的45.3%;X县家长282人,占总样本的54.7%。在W市受访家长中,女性占75.6%,男性占24.4%,性别分布反映家庭教育主体以母亲为主。年龄结构以青壮年为主,71.0%的家长集中在31—40岁,26.5%为41—50岁,51岁以上仅占1.3%。在教育背景上,50.4%拥有本科学历,12.4%为研究生及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合计占比达90.6%。家庭月收入分布均衡,38.9%集中在10000—20000元,20.5%超过20000元,中高收入群体占主导。在X县受访家长中,女性占75.2%,男性占24.8%,同样反映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年龄跨度较大,61.0%为31—40岁,28.0%为41—50岁,51岁以上占7.8%,样本包含更多中年家长。教育水平方面,36.2%为初中及以下学历,31.2%为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2.6%。家庭月收入以中低收入为主,38.7%低于5000元,31.9%为5000—10000元。此外,两地子女样本均覆盖小学全学段,年龄跨度为6—12岁,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符合基础教育阶段研究需求。

三、城乡儿童阅读现状的多维比较

(一)阅读媒介与阅读方式差异:城乡儿童普遍接受数字阅读,但城市儿童对传统阅读媒介的认同度更高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阅读媒介的多样化已成为儿童阅读行为的重要特征。为考察数字环境对城乡儿童阅读方式的影响,从纸质阅读、电子阅读和有声阅读三个维度,对两地儿童的阅读媒介接触情况与所持态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纸质阅读在城乡儿童中实现了全面覆盖,W市与X县儿童的接触率均达到100%,说明在基础教育阶段,纸质图书仍然是儿童阅读活动的主要载体,其基础地位尚未被数字媒介所取代。电子阅读方面,X县儿童的接触率为69.1%,高于W市的58.8%。这一结果表明,在阅读媒介“接入”层面,城乡之间并未出现明显的“数字鸿沟”,部分县域家庭对电子阅读的接受程度甚至高于

城市地区。有声阅读在两地儿童中的接触率基本一致,W市为79.5%,X县为79.3%,差异极小,说明这一新兴阅读方式已经在城乡儿童中得到较为广泛的普及。2024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3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4.7%^①。本次调查数据显示,W市和X县儿童数字化接触率也处于这一区间。

从对阅读媒介的态度来看,城乡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W市儿童对纸质阅读表现出更高的认同度,91.3%的儿童对纸质阅读持积极态度,其中68.3%表示“非常喜欢”;而X县儿童虽总体持正向评价,但比例相对较低,仅74.9%的儿童表示喜欢,其中“非常喜欢”的比例为40.8%。非参数检验结果($p<0.01$)进一步证实了城乡差异的显著性。相比之下,电子阅读的城乡差异并不明显,W市与X县儿童表示喜欢电子阅读的比例分别为31.0%和36.2%。有声阅读则呈现出另一种格局,W市儿童的喜爱程度(57.4%)明显高于X县儿童(47.1%),两地分布差异同样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1$)。

(二)阅读行为模式差异:W市儿童呈“深度-高频”,X县则倾向“浅层-碎片化”

通过对城乡儿童阅读行为的比较分析,发现其在阅读频率、单次阅读时长及年阅读量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明显差异,且这种差异因阅读媒介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特征。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儿童阅读时长并没有显著增加。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9—13周岁少年儿童人均每天阅读图书近半个小时(25.48分钟),较2020年的人均读书时长(23.26分钟)增加了2.22分钟。本次调查显示,W市57.8%的儿童单次阅读时间超过30分钟(其中24.6%超过1小时),显著高于X县的40.5%(其中6.6%超过1小时)。

纸质阅读行为方面,城乡差异同样较为显著。W市58.1%的儿童几乎每天进行纸质阅读,32.1%的儿童每周阅读3—5次;而X县对应比例分别为44.7%和44.2%。从年阅读量来看,W市儿童75.1%的年阅读量超过6本,其中57.5%的儿童超过12本;相比之下,X县仅有48.0%的儿童年阅读量超过6本,超过12本的比例为20.3%。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上述差异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电子阅读行为则呈现出不同的城乡分布特征。虽然X县儿童电子阅读接触率较高,但在阅读质量指标上,W市儿童仍然表现出一定优势。例如,W市儿童单次电子阅读超过30分钟的比例为27.1%,年阅读量超过6本的比例为16.5%,均略高于X县。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城乡儿童在电子阅读频率、阅读时长及阅读量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

有声阅读方面,城乡儿童在接触率上基本一致,但在阅读深度上仍呈现差异。W市儿童中,单次收听超过30分钟的比例为32.4%,年收听量超过6本的比例为34.6%,均明显高于X县儿童的21.0%和22.7%。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两地儿童在有声阅读时长与阅读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阅读频率差异则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三)阅读情境与阅读主体性差异:W市形成“家—校—社”多元阅读情境,X县阅读活动更多集中于家庭空间

在阅读时段偏好上,两地儿童表现较为一致,阅读活动均集中分布于放学后、临睡前及节假日等课后时段。然而,W市儿童中有28.8%利用课间进行纸质阅读,远高于X县的8.8%,表明W市学校在校内阅读氛围营造与阅读场景支持方面更为完善。

阅读空间方面,W市儿童的阅读场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除家庭空间外,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也成为重要阅读场所。调查显示,W市儿童在学校图书馆阅读的比例为26.8%,在公共图书馆阅读的比例为40.5%。相比之下,X县儿童的阅读空间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分别仅为8.9%和10.3%。这一差异表明,城市地区较为完善的公共阅读服务

^① 《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 https://www.nppa.gov.cn/xxfb/ywdt/202404/t20240424_844803.html, 访问日期: 2026年4月10日。

体系为儿童阅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阅读场景。

此外,W市儿童同样表现出更高的自主性。在纸质阅读中,W市儿童自主选择阅读材料的比例达到74.7%,明显高于X县的47.5%;相应地,X县儿童更依赖家长推荐和教师要求。在数字阅读方面,这一差异依然存在。W市儿童在电子阅读和有声阅读中的自主选择比例分别为26.9%和51.3%,均高于X县儿童。

阅读内容偏好方面,两地儿童均高度偏好东方经典名著(W市60.8%,X县59.2%),最不偏好教辅类书籍(W市12.2%,X县12.1%),但也呈现出不同特点。X县儿童更偏好故事性强、图像丰富、结构清晰的阅读材料,如童话故事(64.1%)和科普类书籍(66.1%);而W市儿童则更倾向于情节复杂、认知挑战较高的阅读类型,如推理探案类(46.1%)、奇幻冒险类(42.5%)和历史故事类(39.1%)。这类读物通常具有较高的信息整合与逻辑推理要求,反映出城市儿童在阅读经验和认知能力方面可能具有更丰富的积累。

四、城乡儿童阅读环境的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分析

(一)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

1. 城乡家庭阅读环境现状分析。在纸质书籍拥有量方面,城乡家庭存在明显差异。数据显示,W市家庭藏书量总体较高,47.3%的家庭拥有超过100本纸质书,其中21.5%的家庭藏书量达到300本以上。相比之下,X县家庭藏书量普遍较少,74.2%的家庭藏书量在100本以下,仅有14.7%的家庭藏书超过100本。这一结果表明,在传统纸质阅读资源方面,W市家庭明显优于X县家庭。

调查发现,数字阅读资源的拥有情况同样存在城乡差异,W市家庭的电子书藏量更为丰富。在电子书资源方面,W市有35.0%的家庭没有电子书,X县则有54.3%的家庭没有电子书。在有电子书的家庭中,W市22.9%的家庭电子书数量超过100本,而X县仅有9.5%的家庭达到这一水平。在有声书资源方面,W市44.5%的家庭没有有声书,X县这一比例为61.1%。拥有100本以上有声书的家庭,W市占26.8%,X县仅占9.9%。

亲子阅读频率数据显示,在纸质书阅读方面,城乡家庭每周进行5次以上亲子共读的比例相近,W市为17.8%,X县为17.0%,但每天坚持共读的家庭比例差异较大,W市为12.5%,X县仅为1.2%。X县超过半数的家庭(52.9%)每周进行1—3次纸质书亲子共读,表明其亲子阅读以中低频率为主。在数字阅读的亲子互动方面,总体频率明显低于纸质阅读。X县超过半数的家庭从未进行过电子书(55.2%)或有声书(41.4%)的亲子共读,W市家庭的“零互动”比例更高(电子书70.4%,有声书61.2%)。但在进行数字阅读亲子互动的家庭中,W市家庭的高频互动(每周5次以上)比例略高于X县。

城市家庭更喜爱阅读。针对家长自身阅读喜好的调查显示,X县家长对各类型阅读的喜爱程度均低于W市家长。在“非常喜欢”这一选项中,城乡差距尤为明显。例如,非常喜欢纸质阅读的W市家长占24.0%,X县仅为3.5%;非常喜欢电子阅读的W市家长占16.5%,X县为2.3%;非常喜欢有声阅读的W市家长占16.5%,X县为1.2%。X县家长对纸质阅读的喜好集中在“一般”水平(48.3%)。

在对儿童阅读的支持态度方面,城乡家长对纸质阅读的支持率都很高(W市99.1%,X县93.2%)。对数字阅读的支持呈现不同特点:X县家长对电子阅读的支持率(22.4%)略高于W市(19.2%),对有声阅读的支持率城乡基本相当(约48%)。

在阅读媒介功能认知方面,城乡家长均高度认同纸质阅读的视力友好性(W市88.9%,X县88.0%)和电子阅读的视力健康风险(W市91.9%,X县91.1%)。在其他认知维度上,X县家长更注重纸质阅读的实用功能[如方便笔记(60.0%)]和有声阅读的教育功能[如培养听力、语言表达能力(65.2%)];W市家长则更强调纸质阅读的深度认知价值[如适合深度阅读(64.5%)]和有声阅读的

场景适应性[如方便碎片化阅读(63.7%)]]。

2.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为系统考察家庭阅读环境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路径,分别以儿童纸质书、电子书和有声书阅读量为因变量,构建了以家庭藏书量、数字阅读资源、亲子共读频率、家长自身阅读态度等家庭环境因素为自变量,以“家庭阅读环境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系列模型。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对不同媒介阅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环境对纸质阅读具有全面促进作用,藏书量是关键。数据显示,家庭藏书量($\beta=0.277, p<0.01$)、亲子共读频率($\beta=0.255, p<0.01$)和家长纸质书阅读习惯($\beta=0.130, p<0.05$)均对纸质书阅读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家庭藏书量的影响效应最为突出,表明实体书籍的可获得性是促进儿童纸质阅读的基础条件。家长学历和家庭年收入的直接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水平,提示家庭阅读实践和资源投入比单纯的经济资本更能促进儿童纸质阅读行为。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阅读环境满意度”在家长自身阅读态度与儿童阅读量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喜爱阅读的家长更倾向于创造令儿童满意的阅读环境,进而间接促进儿童的阅读行为。同时,家庭年收入($\beta=0.142, p<0.05$)、家庭资源满足度($\beta=0.173, p<0.01$)和亲子共读频率($\beta=0.116, p<0.05$)等因素与阅读量之间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环境对数字阅读的影响路径截然不同,亲子共读而非物质资源起主导作用。对于电子书和有声书阅读,仅数字阅读资源(电子书: $\beta=0.182, p<0.01$;有声书: $\beta=0.298, p<0.01$)和亲子共读活动(电子书: $\beta=0.367, p<0.01$;有声书: $\beta=0.344, p<0.01$)产生显著直接促进作用。传统社会经济指标和家长自身的阅读习惯对数字阅读均无显著影响。“家庭阅读环境满意度”在数字阅读领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表明改善整体阅读环境的传统策略难以有效促进儿童数字阅读发展,数字阅读需要针对性的亲子互动。

通过对全国11个省份18420名1—6年级小学生的家庭读写环境的调查,也发现相似的规律:随着年级升高,亲子阅读活动频率下降,家庭读写物质资源增多,且县城儿童的家庭读写环境较差,存在处境不良风险;儿童的识字量和阅读动机在小学阶段有显著提升,市区与县城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识字量差异随年级增加而缩小,但动机差异持续存在;家庭读写环境与儿童的识字量和阅读动机有关,且与后者关系更为紧密。行为因素(亲子阅读)比物质因素(读写资源)对儿童阅读动机的影响更为深远^①。

(二)学校阅读环境现状及其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

1.两地学校阅读环境现状。学校作为儿童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场域,其阅读环境的优劣可能直接影响着学生的阅读实践。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学生在校内阅读频率上存在明显差异:W市学生中有57.2%“经常”在校阅读,而X县这一比例为40.2%;同时,X县学生“很少”在校阅读的比例达29.9%,显著高于W市的7.2%。这反映出W市学生更普遍地将阅读纳入校园日常生活。

在校园阅读空间配置方面,班级图书角是城乡学生最主要的校内阅读场所(W市为83.6%,X县为80.5%),学校图书馆次之,且W市利用率(62.2%)高于X县(52.9%)。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书摊、户外阅读点和数字阅读点等新型阅读空间在两地利用率均较低(不足21%),说明当前校园阅读空间建设仍以传统固定场所为主。

学校图书馆作为校园阅读的核心阵地,在开放时长、资源建设和服务质量方面呈现出城乡差异。在开放时长方面,超过半数的城乡学校图书馆能做到每周开放5天(W市53.4%,X县50.0%)。然而,开放时长不足的情况在X县更为突出:X县有36.9%的学校图书馆每周开放0—2天,相比之下W市只有24.4%。同时,W市学校图书馆每周开放3—4天的比例为22.3%,高于X县的13.1%。这表明城市学校在保障图书馆的常规化开放方面整体更为完善。在资源利用和满意度方面,W市学生对

① 柏霁容、范奕敏、罗明明等:《中国小学生家庭读写环境现状及其与阅读发展的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2025年第3期。

学校图书馆的利用率(62.2%)高于X县(52.9%)。满意度调查显示,W市学生对图书馆环境(75.7%表示比较/非常满意)、资源(65.1%)和馆员服务(65.1%)的整体满意度较高。X县学生对图书馆各项服务的满意度也较为积极,资源、环境、馆员服务的“比较/非常满意”合计比例分别为69.6%、69.6%和62.9%。值得关注的是,W市学生在“非常满意”选项上的比例普遍更高,反映出其对图书馆服务质量有更高认可。

班级图书角作为校园阅读的补充空间,在城乡学校均得到较好的普及。调查数据显示,班级图书角在城乡学校的覆盖率均超过80%(W市83.6%,X县80.5%),成为学生最常接触的校内阅读场所之一。在资源满意度方面,X县学生对班级图书角资源“比较满意”的比例最高(37.1%);而W市学生的评价则分散在“一般”(30.7%)、“比较满意”(27.2%)和“非常满意”(28.0%)三个选项,呈现出更明显的评价分化。

在阅读课程的课时安排上,城乡学校呈现出不同特征。数据显示,X县近半数(46.0%)学校能够保证每周开设1节阅读课,且完全未开设的比例极低(2.3%),体现了较高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相较而言,W市学校的课时安排更为多元,既有近两成(19.7%)学校每周开设5节阅读课,也有相近比例(19.1%)的学校完全未设专门课时,反映出其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与校际差异性更为明显。

校园阅读活动作为营造阅读氛围的重要手段,在城乡学校都得到了普遍开展。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学校都会组织阅读活动。X县学校“经常有”阅读活动的比例(31.0%)略高于W市(28.6%),而W市学校“没有”阅读活动的比例(12.8%)则高于X县(4.6%)。在活动频率方面,城乡学校均以“偶尔有”为主(W市41.8%,X县46.0%)。这表明阅读活动已成为城乡学校常见的校园文化实践,但在常态化和高频次开展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2.学校阅读环境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为深入探究学校阅读环境对儿童阅读量的具体作用路径,构建了以“在校阅读频率”为中介变量的系列模型,系统检验了学校图书馆、班级图书角、阅读课程及阅读活动四类典型环境因素对儿童纸质书、电子书及有声书阅读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学校阅读环境的相关因素主要与儿童纸质书阅读量存在显著关联,而对电子书与有声书的阅读量无显著预测作用。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学校阅读环境对儿童纸质书阅读量的影响机制。

学校图书馆的开放时长比资源质量更重要。在学校图书馆方面,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学校图书馆的开放天数、资源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及服务满意度四个维度对儿童纸质书阅读量的影响路径。总效应模型($F=6.365, p<0.001$)表明,“开放天数”对儿童课外纸质书阅读量具有稳定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0.125, p<0.05$)。中介检验发现,“开放天数”能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在校阅读频率”($B=0.098, p<0.001$),而“在校阅读频率”又对“月度纸质书阅读量”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B=0.480, p<0.001$)。在控制中介变量后,“开放天数”对阅读量的直接效应由0.125减弱为0.078且不再显著($p=0.120$),表明其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在校阅读频率”实现(间接效应 $B=0.047, p<0.001$)。

同时,学校图书馆的“资源满意度”“环境满意度”与“服务满意度”三个维度,既未显示显著的直接效应,也未能通过提升“在校阅读频率”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这意味着,对于促进学生阅读而言,提供充足的可接触图书机会(开放时长)比资源、环境等条件更为关键。

班级图书角的价值在于营造即时阅读环境。在班级图书角方面,总效应模型显示,班级图书角资源满足度对儿童课外纸质书阅读量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B=0.068, p=0.295$)。然而,中介路径检验表明,图书角资源满足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在校阅读频率”($B=0.098, p<0.01$),而“在校阅读频率”对“月度纸质书阅读量”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B=0.475, p<0.001$)。在纳入中介变量后,图书角资源满足度对课外阅读量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B=0.022, p=0.734$)。间接效应显著($B=0.046, p<0.01$),表明班级图书角的核心作用在于营造便于接触图书的即时阅读环境,通过

“资源可及—促进在校阅读—养成阅读习惯”的路径产生影响力。

阅读课的设置兼具直接与间接效应。在阅读课设置上,总效应模型($F=14.678, p<0.001$)显示,“每周阅读课数量”对课外纸质书阅读量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B=0.169, p<0.001$)。中介路径检验进一步发现,“每周阅读课数量”既能够直接提升课外阅读量(直接效应 $B=0.148, p<0.01$),又能够通过提升学生的“在校阅读频率”($B=0.052, p<0.05$)来间接促进阅读量,表现出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 $B=0.021, p<0.05$)。

阅读活动的价值在于创造氛围而非形式本身。在阅读活动上,总效应模型($F=6.868, p=0.001$)显示,“学校是否举办阅读活动”本身对课外阅读量无直接预测作用($B=0.035, p=0.732$)。深入的中介路径检验发现,学校举办阅读活动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在校阅读频率”($B=0.244, p<0.001$),但在控制中介变量后,其直接效应不显著($B=-0.099, p=0.320$)。间接效应显著($B=0.134, p<0.001$),表明单纯举办活动本身并不能直接促进课外阅读,其价值主要在于创造阅读氛围和机会,提升学生在校期间的阅读频率。活动的实质效果而非形式存在,才是促进阅读的关键。

(三)公共图书馆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

1.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现状。公共图书馆的利用率、服务质量及数字资源认知在城乡儿童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出城乡公共阅读服务发展的不均衡性。

城乡儿童在公共图书馆的利用频率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数据显示,W市儿童“经常”前往公共图书馆的比例高达46.1%,而X县这一比例仅为13.3%。与此同时,X县儿童“很少”或“从未”使用图书馆的比例达到45.8%,远高于W市的13.6%。这表明,公共图书馆作为校外阅读空间在城市儿童生活中的渗透率更高,而在县域地区,图书馆尚未成为儿童常规化的阅读场所。

在使用者对图书馆基础服务的满意度上,城乡呈现不同特征。W市儿童对图书馆藏书、环境及馆员服务的满意度均较高,“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合计比例分别达到84.1%、84.4%和82.7%,其中“非常满意”的比例接近或超过半数。X县儿童的满意度水平整体偏低,三项服务的“比较/非常满意”合计比例分别为67.1%、67.2%和61.4%,且评价更多集中于“比较满意”。

在参与图书馆阅读活动方面,城乡儿童呈现出不同的参与模式。X县儿童“没有”参与活动的比例(18.6%)低于W市(28.5%),但“很少有”参与的比例(28.6%)明显高于W市(16.3%)。在积极参与层面(“偶尔有”和“经常有”),两地儿童的比例相近(W市55.2%,X县52.8%)。这表明,尽管X县儿童的图书馆到访频率较低,但到访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并不弱,图书馆活动可能成为吸引其到馆的重要因素。

在数字资源知晓度上,W市儿童明显高于X县(W市58.2%,X县37.9%)。这反映出城市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宣传推广方面可能更为有效。

在数字资源使用率上,知晓资源的城乡儿童表现出相似的使用频率分布。在知晓资源的儿童中,城乡“经常使用”的比例相近(W市31.6%,X县27.3%),“偶尔使用”的比例X县(45.5%)略高于W市(30.5%),而“没有使用”的比例W市(20.9%)略高于X县(15.2%)。这表明,一旦儿童知晓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存在,其使用意愿在城乡间差异不大。

然而,在使用者对数字资源的满意度评价上,城乡出现明显分化。W市儿童的评价集中在“一般”(33.3%)、“比较满意”(32.2%)和“非常满意”(29.4%);而X县儿童的评价两极分化,既在“非常满意”(30.3%)和“比较满意”(36.4%)上比例较高,同时“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也达到9.1%。这可能反映出X县图书馆数字资源在内容适配性、易用性或稳定性方面存在较大个体差异。

2.公共图书馆阅读环境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为系统探究公共图书馆对儿童阅读量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以“去公共图书馆频率”为中介变量的系列模型,重点考察图书馆资源、环境、服务及阅读活动四类因素对儿童纸质书、电子书和有声书阅读量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公共图书馆对不同

媒介的儿童阅读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公共图书馆对纸质阅读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基础服务实现,对数字阅读的促进则依赖阅读活动。在纸质书阅读方面,公共图书馆表现出最为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主要通过基础服务的间接路径实现。具体而言,资源满足度($B=0.158, p<0.01$)与服务满意度($B=0.158, p<0.01$)均能显著提高儿童的到馆频率,而到馆频率进一步对纸质书阅读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B=0.529, p<0.001$)。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在控制中介变量后,资源满足度的直接效应由0.191下降至0.108且不再显著($p=0.271$),服务满意度的直接效应由0.148下降至0.064且不再显著($p=0.542$),说明二者对纸质书阅读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到馆频率”这一完全中介路径实现(间接效应分别为0.083和0.084)。

值得关注的是,环境满意度对到馆频率和纸质书阅读量均无显著影响,表明在基础服务中,资源质量和服务水平是驱动儿童到馆及阅读行为的核心要素。此外,阅读活动参与频率虽能显著提高儿童到馆频率($B=0.074, p<0.05$),但对纸质书阅读量既无直接效应,在控制到馆频率后也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说明其在纸质阅读促进中主要承担引导儿童接触图书馆的“入口”功能。

与纸质书阅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图书馆对数字阅读的影响呈现“活动主导型”特征,基础服务与到馆频率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在电子书阅读方面,活动参与频率($B=0.179, p<0.01$)对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控制到馆频率后效应依然稳定($B=0.174, p<0.01$);而资源、环境与服务满意度对电子书阅读均无显著影响,到馆频率的中介作用也不显著($B=0.068, p=0.399$)。有声书阅读表现出与电子书一致的模式:活动参与频率($B=0.220, p<0.01$)对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控制到馆频率后效应仍然稳定($B=0.214, p<0.01$);基础服务各维度对其无显著影响,到馆频率的中介路径同样不成立($B=0.075, p=0.451$)。

这一发现揭示,公共图书馆促进儿童数字阅读的核心路径并非通过吸引儿童到馆,而是通过组织阅读活动直接激发其数字阅读兴趣。对于纸质阅读,图书馆作为物理空间的价值更为突出;而对于数字阅读,图书馆作为活动组织者的价值更为关键。

五、简要结论与优化措施

(一)基本结论

促进“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十余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未成年阶段是全民阅读的起点,是培养一个人形成阅读习惯的关键期。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发来贺信,提出“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①。儿童阶段培养的阅读习惯与能力,不仅深刻塑造其学业成就、思维品质与情感表达,更在宏观层面深刻影响着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国民文化素质提升以及社会整体发展的可持续性,持续推进儿童阅读,对于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意义深远。

1. 儿童阅读环境进入一个纸质书与数字阅读并行的时代,城乡差异并没有因为数字技术的普惠性而减小。对湖北省W市和X县的实地调查显示,数字化正在加速重构城乡儿童的阅读生态环境,让城乡儿童的阅读生态环境进入一个由纸质图书、电子书、有声书等多种阅读材料和多种阅读方式交杂并行的时期。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家庭阅读环境、学校阅读环境和社会阅读环境的差距,包括在优质阅读资源、阅读指导、阅读氛围上的明显差距,对城乡儿童阅读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既影响到城乡儿童在阅读媒介、阅读时段和阅读独立性方面的趋同性;又导致阅读习惯、阅读空间及阅读自主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91页。

性上的差异性。这种儿童阅读生态环境的复杂化,要求从资源普惠、能力建设、家校和图书馆协同等多维度入手,结合数字化工具与本土化实践,在城乡之间实施体现差异化和更加灵活的干预策略,构建城乡均衡的阅读支持体系,以不断优化儿童阅读生态环境。

2. 儿童数字阅读既有缺点又有优势,需要培训提升家长、老师和图书馆员的阅读指导能力和技巧来维持儿童的阅读兴趣,规避数字阅读的不足。尽管纸书的阅读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解释、推理、反思等概念思维能力,但对技术图像的阅读,则有利于激发儿童的想象力,且电子书的阅读更能激发儿童阅读兴趣、提升阅读体验,还可以同时满足其社交性阅读需求。尽管数字阅读中的超文本多重链接潜藏着分散儿童读者注意力的风险,但数字产品(电子读物)所具有的在不同媒介与文本之间的关联性,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意义与兴趣点。数字阅读包含了图像、声音、动画、视频与语言文字的深度融合,数字阅读这一特征为儿童读者提供了多视角和多方位的文本世界,调动了视、听、说多种感官,同时又包含较为复杂的信息建构与整合过程,提供了锻炼儿童心智的机会,与儿童读者的心性特征相符合,关键在于要积极引导少年儿童读者根据自身的知识水准和兴趣,激发其阅读的愉悦体验。凯瑟琳·海尔斯认为,超文本以及超文本阅读本身没有问题,与传统的文本细读各具优势,应当积极探索二者之间有效协同交互的现实路径^①。

3. 优化儿童阅读环境,构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阅读”因为与个体的动机相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个体的私人行为(儒家所谓的“有来学,无往教”),但从中外阅读的观察来看,阅读行为作为人类记忆的保存与传递方式,从一开始就自带社会属性和族群的文化属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因此,面对儿童阅读环境的变迁,需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的认识,发挥政府的作用,将着力养成良好的儿童阅读环境作为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内容。

(二)“十五五”时期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措施

1. 借助于多媒体技术的效率与便捷性,优化数字阅读环境,培养儿童阅读的乐趣。从阅读习惯的培养来看,14岁之前是培养儿童形成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但调查显示,能否形成良好的终身阅读习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不能仅仅依赖“功利性阅读”压力(教辅式阅读),更要建立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儿童阅读不能仅仅限于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构建意义,还要让他们在阅读中体会到快乐,从而形成对阅读的热情。

研究发现,进入技术图像时代,对于14岁以下的儿童而言,由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生成的多媒体产品,能够比传统线性文本的阅读提供更丰富的阅读体验。例如,德国为保障其学龄儿童的阅读机会,将经典书目与有声读物程序相结合,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考虑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认知和心理特点,为儿童提供适宜难度的阅读内容,从而培养儿童的阅读信心,并提供阅读指导技巧来维持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②。

相关调查显示,数字阅读也因其丰富的阅读资源、交互性设计、跨媒介传播等特性,也获得了儿童及其家长的关注。2024年4月由新华社瞭望智库与叫叫研究院共同发布的《中国儿童阅读能力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七成的家长会为孩子选择数字阅读App开展阅读^③。因此,在引导儿童保持阅读线性文本习惯的同时,还要正视儿童对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各类新型阅读方式的体验。要引导家长、教师和志愿者正确看待电子书等多媒介产品,科学引导少年儿童在不同阅读场景、阅读需求下合理使用传统纸质书或各类电子书。

① 凯瑟琳·海尔斯、杨建国:《过度注意力与深度注意力:认知模式的代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黄旖旎:《德国:推出互联网平台激发儿童阅读兴趣》,《人民教育》2022年第8期。

③ 《儿童阅读步入新纪元:“叫叫”如何引领数字阅读革命》, <https://www.stjjrb.com/2024/10/14/99414917.html>, 访问日期:2026年4月10日。

2.探索实施专业化能力建设工程,提升阅读指导的系统性效能。家庭在儿童阅读资源供给中的“最后一公里”,依赖于教师、图书馆员及家长等关键群体的指导能力。城乡儿童阅读指导能力的差距,是导致阅读行为差异的重要中介因素。核心在于建立系统化的专业发展支持体系。

第一,培训和更新数字化阅读时代家长的阅读认知,树立儿童阅读的家庭榜样。整体提升家长对于亲子阅读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培训基层家庭家长的阅读指导能力,是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家长阅读认知和指导能力的提升,能够将公共文化服务从图书馆、学校等公共场域延伸到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使阅读支持真正进入儿童成长的基本环境。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公共图书馆和社会应将培训提升家长的阅读指导能力纳入年度计划,形成长效机制。

教育培训的关键在于激活家庭阅读教育的潜力。学校与公共图书馆应协同合作,面向家长定期开设亲子阅读工作坊或线上微课堂,普及科学的共读方法,提升家长对各类阅读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价值的认知与辩证使用能力。鼓励社区、公益组织招募和培训“阅读推广志愿者”,为家庭提供入户指导或小组陪伴服务。

第二,培训提升教师阅读指导专业化水平。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老师是对青少年阅读影响最大的人,2019年,我国有42.0%的14—17周岁青少年表示对自己读书影响最大的人是老师。这说明,提升教师阅读指导专业化水平是优化儿童阅读环境的重要环节。

地方教育部门应将“儿童阅读指导能力”纳入教师、图书馆员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核心模块。针对县域教师,可设计“线上课程学习+线下工作坊+校本实践”的混合式研修项目,内容涵盖儿童阅读心理、分级阅读指导、数字阅读教学法等。探索实施“阅读指导师”资格认证制度,并与职称评定、绩效激励适度挂钩,以稳定和壮大专业队伍。

3.以基层图书馆为中心,打造特色化、场景化的阅读活动,激发儿童的阅读动机。阅读习惯的养成与阅读兴趣的激发,离不开丰富、有趣的活动载体。儿童阅读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建构活动”。即使是家长和教师出于美好的动机对儿童阅读的介入,仍然需要讲究策略和方法,着力于儿童阅读信念与阅读兴趣的培育,关注阅读环境的设计^①。

第一,建好基层图书馆和学校图书角。虽然我国校园阅读基础设施的普及度较高,但从学生的使用情况来看,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作为学生阅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学校图书馆是校园阅读环境的必备硬件设施。美国《儿童与家庭阅读报告》(第八版)显示,2022年,有41%的孩子表示,他们读的大部分有趣味性的图书来自学校^②。

基层图书馆应基于自身资源禀赋,设计差异化的活动路径。对于城市学校与图书馆,应侧重活动的深度化与跨界融合。利用其资源和技术优势,开展基于项目的深度学习阅读、跨媒介叙事创作、与作家或科学家的线上对话等活动。重点培养儿童在数字环境下的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表达能力,引导其从“碎片化消遣”转向“主题化探究”。

第二,培训提升图书馆员的阅读指导能力。除了阅读资料外,学校图书馆配备的专业阅读指导人员情况对学生阅读频率的影响较大。美国《儿童与家庭阅读报告》(第七版)发现,近四成经常阅读的人(37%)可以从学校图书馆员那里获得读书的乐趣,而在普通学生中的比例不足两成(18%)^③。

4.建立“政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提升儿童阅读素养的合力。提升儿童的阅读素养,本质

① 钟启泉:《儿童阅读的本质及其环境设计》,《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5期。

② “Make the Summer Reading Connection with Families: Scholastic Kids & Family Reading Report™: 8th Edition”, https://www.scholastic.com/content/dam/scholastic/site/KFRR/KFRR_Summer%20Reading%20Infographic%20Final.pdf, 访问日期:2026年5月3日。

③ “Kids & Family Reading Report™: 7th Edition: Finding Their Story”, https://www.scholastic.com/content/dam/KFRR/Downloads/KFRRReport_Finding%20Their%20Story.pdf, 访问日期:2026年5月3日。

上是一个综合性治理问题,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区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协作关系。这种协同不应停留在表面合作,而应形成制度化的育人共同体。

要提升儿童阅读素养,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第一提琴手”的角色。构建“云端+实体”的城乡阅读资源共享网络,推动优质阅读资源向薄弱地区和群体倾斜,促进资源普惠。城乡儿童阅读资源差距首先体现在物质资源的可及性上。因此,政府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质量评估体系。应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资源共享机制,缩小“数字鸿沟”与“物理鸿沟”。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城乡分级、分类的儿童阅读资源配置标准,并将其纳入地方发展规划与教育督导评估体系。政府部门需设立专项经费,重点向县域及乡村倾斜,并建立资源使用效果的后评估机制,实现从“投入”到“效益”的闭环管理。

依托国家级平台,推动优质数字资源下沉。充分利用国家智慧图书馆体系、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公共数字资源库,向县域学校系统化推送优质、适龄的数字阅读内容(如经典电子书、有声读物、互动阅读应用)。对于网络条件薄弱的地区,应推广开发轻量化、支持离线下载的阅读App,并通过“数字资源流动车”或校园局域网预装等方式,确保资源的可达性。

创新实体资源的流动与共享模式。在县域内大力推广“流动图书车+校园图书角+班级图书架”三级实体书流通网络。鼓励省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与县域中小学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定期更新、流转优质纸质藏书。同时,在乡村学校及社区推广建立“儿童友好型”阅读空间,配备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阅读设施。

学校需主动开放教育资源,建立常态化的家校沟通机制。通过定期举办家长阅读工作坊、开放阅读课堂观摩等形式,帮助家长理解科学的阅读指导方法。同时,学校图书馆应与公共图书馆实现系统对接,共享书目资源和读者数据,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阅读选择。社区阅读空间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公共图书馆可设立校园服务点,定期送书到校;社区文化中心可开设课后阅读托管服务,由专业馆员指导阅读。这种空间联通能够有效延长儿童的阅读时间,拓展阅读场景。家庭阅读需要获得专业支持。学校与社区应联合开展“阅读进家庭”项目,为不同年龄段儿童提供个性化书单,并为家长提供亲子共读方法指导。特别要关注特殊家庭的需求,通过志愿者帮扶等方式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必要的阅读支持。

只有建立这种深度协同机制,才能形成覆盖儿童全天候、全场景的阅读支持网络,真正实现“处处可读、时时能读、人人爱读”的良好氛围。这需要各方打破壁垒,以儿童发展为中心,构建目标一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育人新格局。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Reading Behavi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 Investigation in City W and County X of Hubei Province

Fang Qing Fu Wenq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 R.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ook-loving society requires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reading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grassroots regions and to the urban-rural disparities embedded in reading environm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id dif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digital media are narrowing or reconstruct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s reading behavior.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conducted among children aged 6-12 and their parents in City W and County X of Hubei Province, the article compares children's reading behavior and the supporting environments provided by families, schools, and public libraries. The valid sample includes 2,105 children's questionnaires and 516 parents' questionnaires. The survey covers print reading, digital reading, audiobook listening, family reading conditions, school reading support, and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s reading behavior demonstrates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rint reading continues to occupy a foundational position in children's reading lives, while digital reading and audiobook listening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suggesting that digital media have already been widely integrated into children's daily reading practices. Children in both areas mainly read after school, before bedtime, and during holidays,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common reading mode.

At the same time,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fferences remain in reading frequency, reading duration, annual reading volume, reading spaces, and reading autonomy. Children in W City exhibit more sustained and autonomous reading behavior and make greater use of school libraries and public libraries. By contrast, children in X County rely more heavily on family spaces for reading, and their reading choices are more strongly shaped by parental recommendations and teachers' requirements. Their reading behavior tends to show a relatively fragmented and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Family, school, and public library environments jointly influence children's reading development. At the family level, the number of books at home, the frequency of parent-child reading, and parents' reading attitudes significantly affect children's reading volume. At the school level, the opening frequency of school libraries, classroom reading resources, reading classes, and school reading activities mainly influence children's reading participation by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for daily reading. At the public library level, resource adequacy and service quality promote children's printed reading mainly by increasing library visits, while reading activities play a more direct role in stimulating digital reading and audiobook use.

The study argu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alone cannot automatically bridge the urban-rural gap in children's reading. Differences in high-quality resources, reading guidance capacity,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ontinue to shape children's reading quality and reading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support system involving government, families, schools, libraries, and society, promote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reading resources toward counties and grassroots areas, and improve the reading guidance capacity of teachers, librarians, and parents, so as to foster a more equitable and higher-quality read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Keywords: Book-loving society; Children's reading behavior; Digital reading; Family reading environment; School libraries

[责任编辑:郝云飞]